

白居易風雨之旅

平文出版社

劉劍鋒 著



I247.5
962

0.02281

刘国权著

白居易風雨之旅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居易风雨之旅/刘剑锋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8
ISBN 7-80142-020-9

I. 白…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376 号

白居易风雨之旅

刘剑锋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6 印张 387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020-9/I · 012

定 价: 22.80 元

文人·文化·文明

(代序)

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 鲁原

近年长篇小说的丰收是有目共睹的，据说现在一年的生产量是文革前十七年总和的三倍多。如同在经济领域里一样，这是生产力解放的结果。然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所不同，物质生产的科技含量在逐年提高，精神生产的文化含量未必就与数量成正比，相反，长篇小说文化含量下降的趋势不能不说是否存在。在商品经济运行规律之下，操作、炒作盛行，写作取代了创作。这虽然有点无法扼制的“后现代”味道，然而写作的非精神价值追求，不能不说这是小说创作文化的缺失，当然也是读者的遗憾。在当今的时代，一部分人纳入商业性写作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满足了一角文化市场的需要，但就整体而言，长篇创作如果仅为文化消费而不进行文化积累，则将有愧于这个时代。特别是文人的创作，如果也陷入文化的缺失，那不能不说这是文明的悲哀。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剑锋教授的《白居易风雨之旅》诞生了，它是文人写文人，进行了时代的文化思考，这当然是对长篇小说文化缺失的补正。从这点上讲，它带有一种创作倾向的意义。

文人写文人，就必然有创作者和被创作者的文化沟通，或者说有作家的文化追求。文学不是无情物，创作应是某种精神元素的燃烧、聚变。当被描写对象的某种精神价值与作家的人

生追求发生契合时，就激发起作家拥抱对象的热情和进行创作的欲望。这是作家人格理想的外化，是作家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审美状态，而进入审美状态才能产生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可惜当作家也许生活得太“潇洒”了，不屑于燃烧自己的生命，自然也就难以获得巨大的审美价值。燃烧生命的创作确实很苦，因为它要在现实矛盾面前进发出各种激情，外化着人生理想，然而苦后是甜，因为作家将以自己的熹光照亮一个审美世界，也实现了自己的审美人生。剑锋这部长篇杀青之后，他会感到这种喜悦的。《白居易风雨之旅》正是这样创作的。剑锋少读白氏诗文，对白居易的人格、才艺倾慕不已。这种文学的沟通，是心灵的沟通，也是文化人格的交融，这正是他在描写对象上实现自我的艺术起点。

文人写文人，就有一种文化观，即对某种文化精神的否定或认同，以及在社会发展中文化是以何种规律做着积淀或扬弃的认识与理解。白居易和中国许多土人一样，体现了儒家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作家与人物、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契合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当今思想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这里无法评说，但不管怎么样，“兼济”和“独善”包含着民族文化的积极内容。它虽然不是一种“现代意识”，起码在塑造着正直、善良、忧国、爱民，进而勤政恤民、退而洁身自好的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在当今还是应该坚守的，作家也进行了这种坚守。这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化观，即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将其精华溶化，成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滋养。这样，《白居易风雨之旅》的文化坚守就不仅有助于文化人格的塑造，而且有助于民族文化的重建。假如长篇小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呼唤，它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在进行着文明的积累了。

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其深刻性，那是指每个时代的人处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不可能不带有这个时代哲学文化的印记。人们难以完全进入到历史中去，即使是同代人也是如此。但这不能当作随意捏造历史、践踏历史的口实。严肃地面对历史的作家，起码应该承认历史是有真实性的，尽管我们不能完全进入到历史中去，但应该追求历史本质的真实、人性内容的真实、文化氛围的真实，并在艺术想象中重现历史人物的风采、历史运动的逻辑。剑锋采取了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将白居易的仕途、人生再现于读者面前，做到鉴古而知今，温故而知新。相对于近年“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解构”，恐怕这是“新”之后的“新”，这同样反映了时代重建历史文明的呼唤。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然延伸，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对于小说来讲，它的核心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虽然我们不要求所有文学作品都以创造典型为指归，但创造典型的作品仍然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学。《白居易风雨之旅》力求创造典型时空、典型情节、典型人物、典型语言，使艺术形象在典型的文化背景下得到历史的显现。小说采用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故事框架，在戏剧冲突中凸现人生，使之构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社会人生、命运遭际的生活长卷。现实主义并不拘于生活现实的外部描写，人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同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心理现实。剑锋努力突入这个心理现实，采用象征、隐喻、荒诞、反讽、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揭示人物性格、心理的各个层面。这是现实主义的拓展，体现了文学开放的积极成果。

文化观、历史观、艺术观的执着，使这部长篇具有了较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在经历了一段对传统的反思与否定之后，《白居易风雨之旅》的出现，似乎体现了一种文化回归的倾向。这是时代对文明重建的呼唤，是民族对精神财富的自信。在充分

理解了现代意识之后，又充分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现代文明的建设是指日可待的。

剑锋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化把握，基于他的文化积累。他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又不是一个学院派的教授。他除了进行当代文学、影视文学的教学、著述之外，还坚持文学创作。我最早感佩于他的旧体诗词，几乎每次来信总附上诗词一二，清词丽句，感情细腻，颇具婉约派之风。大概正是这种细腻的情感体验，使他突入其他艺术创作也颇多成功。他写过中短篇小说，写过广播剧、电视连续剧，而且已有一部长篇《明日之星》的创作经验，《白居易风雨之旅》当是这些积累的必然，也是他创作成熟的表现。作为文友，我为他创作的新收获而高兴。嘱为作序，写下如上文字，权以代之。

丁丑大暑于青岛大学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新型的教授小说。它既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又深蕴锋锐的历史审思。视野宏阔，幽默风趣，语言典雅，格调深沉。它寻求具有较高精神品位和审美情趣的读者。作品生动描述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从十二岁避乱江南，至四十四岁贬为江州司马的风雨历程。作品中的白氏，形象鲜明独特，内心丰富，高风亮节，充满人格魅力。他在生活的逆境中成长，在命运的挫折中搏进，在宦情、亲情、友情、恋情的复杂矛盾中沉浮。他的“兼济”之志，爱国情怀，忧民生之多艰，处浊世而独善，发人深思，启人心智，对当代青年读者尤富精神陶冶意义。白氏与女诗人刘雪梅二十多年的苦恋悲剧，撼人心魄。作品中抒发这对苦恋者生死恋情的大量信柬和诗词，读来令人扼腕长叹，女性读者更会频飞痛惜之泪！

《白居易风雨之旅》的作者，不以“戏说”媚俗，不以“翻案”哗众，不以“解构”逐潮，而严肃地面对历史的真实，面对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力求创造典型时空，典型人物，使艺术形象在典型的文化背景下，得以历史地显现。小说采用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故事框架，在戏剧冲突中凸现人生，使之构成一幅动人心魄的五彩长卷。小说在着力刻画人物外部性格特征的同时，突入人物的心理现实，采用象征、隐喻、荒诞、反讽、意识流、蒙太奇等多种手法，揭示人物文化心理的各个层面。这是现实主义的拓展，体现了文学开放的积极成果。

文化观、历史观和艺术观的执着，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极强的可读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目 次

第一章	初旅江南.....	1
第二章	杭州白府.....	15
第三章	靖阳家变.....	28
第四章	清吾先生.....	43
第五章	别情萋萋.....	56
第六章	学究诈病.....	64
第七章	游学姑苏.....	70
第八章	虎丘路上.....	80
第九章	寻觅阿莲.....	85
第十章	妓女论诗.....	95
第十一章	鉴虚论禅.....	104
第十二章	符离家书.....	113
第十三章	重访姑苏.....	121
第十四章	诗谒顾况.....	129
第十五章	师生决裂.....	141
第十六章	艰辛旅程.....	150
第十七章	寒士心志.....	160
第十八章	母子之间.....	171
第十九章	游子归今.....	184
第二十章	猴案始末.....	194
第二十一章	此情悠悠.....	204
第二十二章	妓女学诗.....	213

第二十三章	平桥驛遇	223
第二十四章	密傳詩簡	231
第二十五章	楊柳依依	241
第二十六章	維揚公子	252
第二十七章	斯帳綿綿	264
第二十八章	元白訂文	279
第二十九章	風塵小吏	291
第三十章	《長恨》風情	305
第三十一章	長安熱浪	320
第三十二章	血淚書柬	336
第三十三章	茫無所寄	354
第三十四章	初為侍臣	372
第三十五章	諫臣风采	388
第三十六章	私憤苦澀	406
第三十七章	冒死辯爭	423
第三十八章	諷時刺世	439
第三十九章	抨擊宦官	455
第四十章	泪濕琵琶	473
第三四十章	尾 聲	495

第一章 初旅江南

夕阳西坠，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烟水茫茫。一艘官船，高张云帆，在萧瑟的秋风中匆匆向南驶去。

十二岁的白居易倚檣而立，稚嫩的脸上布满了忧伤。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虽然表面上恢复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实际上，各地藩镇拥兵自主，割据一方。重兵在握的藩镇们，不仅蔑视中央政权，为所欲为，而且彼此兼并，动辄诉诸武力。因而，日益走向衰败的唐帝国，兵连祸结，民不聊生。

如今，藩镇又一次在辽阔的北方地区燃起熊熊战火。白居易家乡郑州新郑县周围，烽烟四起，战鼓轰鸣。白居易随母陈氏夫人仓皇出走，先是投奔白居易之父徐州别驾白季庚，在白季庚官衙内仅住了三日，白居易又由乳娘赵妈妈陪同，跟随叔父白季康乘舟南下杭州避难。

这时，白居易弟兄共是三人，上有十四岁的哥哥白幼文，下有八岁的弟弟白行简，为何仅有白居易自己随叔父南下？这是由于白居易自幼敏慧过人，其叔白季康，在白氏家族众多子弟中特别钟爱白居易。

白居易祖父白锽六十七岁寿诞，唐时有所谓“男七女八”的习俗，白府大办寿诞。这一天的午后，乳娘赵氏将刚刚半岁的白居易抱弄于书屏下。书屏上是白锽以恭楷誊写的荀子《劝学篇》选段。有客微醉，笑指屏上的“蚓无爪牙之利”一句的

“之”、“无”二字，戏弄襁褓中的白居易。

这位醉客姓陶，名清吾，系一饱学之士，偏偏命运不济，屡试不第，年届四旬，一事无成。今日他以白季康友人身份，来为白老太爷祝寿，同时借此机缘，求白季康举荐一职，聊济温饱。而其品学向为白季康所器重，被安排与白季康同席。白季康当时是卸任不久的县令，同席者均有一官半职，陶清吾是唯一白丁。面对满座官员，陶清吾心里颇不是滋味，三杯下腹便有些醉意，又胡乱饮了几杯，更觉有些天旋地转了，于是退席踱至白府的东书房小憩。

陶清吾从赵乳娘口中得知她怀抱的婴儿是寿翁白惺的次孙，又见孩子生得眉清目秀，适才席间的胸中不快，稍有宽解。

陶清吾微含醉意，手指“螭无爪牙之利”的“之”字，笑逗白居易道：

“这是‘之乎者也’的‘之’——”

接着，如有所感，收敛起笑容叹道：“之乎者也平生事，鬓发秋霜犹布衣！”

白居易睁大明亮的眼睛，望了望书屏上的“之”字处。

“这是‘无’——”陶清吾的手换指“无”字逗弄白居易，随之又长叹一声道：“国无人莫我知兮！这是‘国无人莫我知兮’的‘无’——”

陶清吾并不迂腐，岂有不知刚生下六个月的孩子无法理解《离骚》名句之理，他只不过醉中借此以抒发心头的块垒而已。

赵乳娘是略通文墨的。她见这位先生衣冠残旧，面容憔悴，似表同情地点了点头。

陶清吾满怀凄凉，他毕竟是在醉中，于是又戏耍似地考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

“小郎，你指一指，哪个是‘之’字？”陶清吾醉眼朦胧地问。

他万万不曾料到，他的话音未落，白居易真的用胖胖的小手指着“之”字处。

陶清吾大为惊奇，醉意全消。

“好一个聪慧的小郎！你能否再指一指哪个是‘无’字？”陶清吾瞪圆两眼，又将信将疑地试探道。

白居易那胖胖的小手，果然由“之”字处立刻移向“无”字处。

陶清吾惊得瞠目结舌！

陶清吾逃席不久，白季康即追了出来。他站在陶清吾身后已是多时，白居易心识“之”、“无”二字的情景，白季康全都看在眼里了。

白季康又试了一次，白居易也是丝毫不错。其他宾客闻讯挤进东书房来观看验证。陶清吾怀着天才发掘者的特殊快感，当着众亲友，把白居易指识“之”、“无”二字又演示了一番。白季康还故意颠倒了字序，甚至取来其他书籍进行验证，结果人们发现，只要是“之”、“无”二字，刚满半岁的白居易总能准确无误地指点出来。

在场的亲友们惊叹不已，赞美不绝。而一些有求于白府者，更是大加捧场和奉承。

这样，尚未牙牙学语的白居易，便已默识“之”、“无”二字，很快在社会上传为一则佳话，闻之者无不称奇！

天资聪颖的白居易，五岁便学写诗，九岁已谙识声韵。白氏家族及远亲近友都将白居易视作一名天赐的神童。

白居易幼时深得其母陈氏的怜爱。但五岁以后，母子之间渐渐疏远起来。

五岁那年初夏，白居易随哥哥白幼文上学堂了。入学的第一天下午，先是乌云蔽日，继而风雨交加，而在放学前，却又风停云散，雨过天晴了。先生一高兴，增加了一课：要学生对

对联。

先生遥指窗外远处辉煌的落日，近指门前池塘水面上几缕红光，口吟上联道：

“日沉红有影。”

学生们一个个张口结舌，全不知如何应对。先生把目光射向几名十八九岁的大龄学生，吓得那些学生赶快低下头来。先生发觉上联出得难了，便说：

“这上联果然难了些，由我自己来对吧……”

先生踱着方步，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许久也吟不出下联来。

“这上联果然难了些，难了些……”先生狼狈地自我解嘲道。

这时，白居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请求对下联。他指了指门前池塘边上几株纹丝不动的翠柳，吟道：“风住绿无声。”先生放眼望望门前池塘的水面，果然一湾绿水，微波不兴，又把“日沉红有影”和“风住绿无声”联在一起念了几遍，仔细品味了一番后，大喜道：

“对得好！对得好！不愧是生下六个月就识‘之、无’的神童！”

放学后，白居易洋洋得意地走出学堂大门，听得走在前边的两名约十余岁的同学对话：

“白居易只有五岁，为什么这样灵敏？”一个同学问。

“有什么奇怪，白居易是他表姐生的，和常人怎能一样！”另一同学以嘲讽的口吻答道，继而哈哈一笑。

恃宠而骄的白居易一听就恼了，不顾白幼文的劝阻，猛地扑上前，抓住那个说他是表姐生的同学，就撕打起来。白幼文请来先生调解，先生打发走其他同学，把白氏兄弟留了下来。先生一则表示此后严禁同学再说白母是白之表姐，即白父之外甥女一事；二则又委婉透露，此说却也并非出自恶意编造。

史传记载，居易之父白季庚四十一岁时，与其十五岁的外甥女陈氏结婚。陈氏十六岁生白幼文，十八岁生白居易，二十二岁生白行简，二十九岁生白幼美（乳名金刚奴）。

白居易父母之舅甥联姻，即使在伦理制度并不严峻的中唐时期，也难免遭受社会的某些讥评。也许由于白府上下一直讳言此事，居易弟兄还是首次获悉这个关系。

年仅五岁的白居易，对于所谓伦常的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他由于是在赞美声中长大的，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对学童们如此放肆的嘲笑难以忍受。他是表姐生的，正是他人轻蔑自己的唯一依据。他的母亲竟是表姐！于是，在他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光彩顿灭！

自此以后许多年，白居易再也不唤陈氏夫人为母亲了。许多应该求助于母亲的事，他宁肯求助于乳娘赵氏。长辈的告诫和同辈的劝说，均不见效。而陈氏夫人又是一位非常要强的女性，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陈氏夫人作为母亲的情感。

当白季康赴京选官受挫，途经徐州南归时，在堂兄白季庚的别驾官署里，因北方频有战乱而十分忧虑这位“神童”侄儿的未来。

“此吾家之千里驹也！”白季康笑指白居易，充满挚爱地说：“切不可因中原连年战火而蹉跎岁月，贻误他日锦绣前程啊！”

白季康说他此次选官未成，将家居候命，拟带居易去江南读书，由他亲自执教，务希他日一举成名。

白季庚等老一辈的弟兄们，虽都先后踏上仕途，但大都是依靠祖荫与荐举进入官场的。白季庚与白季康是白氏家族中的佼佼者，也只是“明经”出身，而非进士及第。在唐代，重进士，轻“明经”，有“二十明经，五十进士”之说，即五十岁考取进士也比二十岁的明经及第更受官场的重视。白季庚何尝不厚望于白居易，盼其有朝一日进士及第，以荣耀白氏门庭。白

季庚自己忙于政务，无暇教读，堂弟的建议自是正中下怀。但若干年来，所有家事他都听命于精明的少妻，唯恐陈氏为人见识短浅，母子情深难舍，不肯让居易远离膝下，就读于千里之外的江南。不料当晚和陈氏夫人谈及此事时，夫人仅是稍一犹豫就表赞同了。白季庚将这一决定告诉白居易，也是未费多少口舌，就得到了白居易真诚的同意。

白居易自五岁以来与母亲在情感上的若即若离，使母子俩能用理智来决断随叔父南下避乱一事。第二日，白居易就登上了叔父的官船。这位未来的大诗人，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中一个极重要的历程。

尽管白居易的恋母之情有所淡化，但他此时毕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乍别父母，远离兄弟，此后天各一方，难测何时重聚，这使他暗暗伤心。而北方的故乡，已沦为战场，家宅田园经历兵灾后将是何等面貌，也使他忧念重重。

桅高帆大的官船行驶颇快，一日未到，大约已航行百里之遥。白居易离开养育他的北部中国愈来愈远了，他仰首举目，遥望北方天际，那里正翻卷着一些状如猛兽的铁灰云团，彼此似在疯狂地角逐，残酷地厮咬，云缝间偶尔透露出几缕殷红的夕照，但在白居易看来，那不是灿烂的晚霞，而是惨淡的血痕！

忽然，北部天宇飞来一只离群的孤雁。那孤雁从官船的桅顶上掠过时，发出一串嘶哑的悲啼。少年白居易转过身来，目光追踪着向南飞去的雁影，布满忧伤的脸上，流淌下两行细细的清泪……

白季康家居杭州涌金门外。白季康的父亲白磷在任扬州录事参军之前，曾是杭州司功参军。在杭州任上，酷爱杭州山水，购买了这处宅第，想作他日告老使用，不料死于扬州官衙。杭州的这座府宅就传给次子白季康。

白居易来到杭州的当日，白季康便把全家人召集到大厅，含

笑向大家介绍白居易道：

“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讲的堂侄阿连（白居易的乳名），他不会讲话就已识字了。别看小小年纪，已读书千卷，走笔成文，将来必定前程万里，光耀我白氏门庭！”

白居易自幼锦衣玉食，生得丰腴红润，弯眉星目，有几分女孩风韵。此时，他见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不由得脸上一热，两颊生绯，更显得具有女孩儿的某些情致了。

坐在身旁的婶母薛氏夫人年近五十，慈眉善目。她怜爱地把白居易揽进自己的怀里。自从五岁以后，白居易从未受到母亲如此怜爱，他此刻心头震颤，两眼湿润。但他不习惯这种爱抚，要从婶母的怀抱中挣扎出来。婶母偏偏含笑不依，把他搂得更紧了。白居易在婶母的怀里扭来扭去，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薛氏夫人是居易祖母的亲侄女，是居易之父白季庚的表妹。这层亲缘关系，也加深了她对白居易的感情。

白季康敛起笑容，威严地咳嗽了两声，又郑重地宣布道：

“我视连儿，胜似亲生，全家上下都要好生看待！”

白季康拨出一处幽静的房屋，供白居易和赵乳娘居住，并专派了一男一女两名年轻的仆人，作白居易的书童和使女。

从第二天开始，白季康就在自己花园里的书房中，担任堂侄读书写作的教习。他对白居易督导甚严，上午由他讲解，然后听白居易回讲；下午先练百字书法，后写一诗、一文；晚上背诵儒家经典。

白居易天资敏悟，他的回讲常有新意；诗文不仅畅达，而且笔端频注情感；指定背诵的篇章，也能在规定的时限内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这些方面，白季康总是赞叹多于指点。唯独白居易的大小楷书，显得腕底无力，笔法散漫，不入规范。白季康对此深为不满。因白季康本人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各地友人常向他索求墨宝。